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3/PV.5
27 September 1988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第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9月26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卡普托先生 (阿根廷)
嗣后：奥利瓦先生 (副主席) (马耳他)
嗣后：德拉米尼先生 (副主席) (斯威士兰)

- 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海梅·卢辛奇先生讲话
- 一般性辩论〔9〕(续)
- 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夫人讲话

下列人士发了言：

黄根成先生 (新加坡)
鲁伊斯·塞鲁蒂夫人 (阿根廷)
贝德雷加尔·古铁雷斯先生 (玻利维亚)
达卢斯先生 (佛得角)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下午3点20分开会。

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海梅·卢辛奇先生讲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海梅·卢辛奇先生被引进大会堂。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海梅·卢辛奇先生阁下到联合国来，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卢辛奇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有两位拉丁美洲公民担任崇高的职务是一个令人高兴和难忘的巧合：一位是大会主席，另一位是秘书长。

阿根廷共和国外交部长丹特·卡普托先生和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是我们人民的杰出代表，是创造拉丁美洲民族的最好的意识形态和共和传统的继承人。在法国革命产生的历史变革之后——现在正在接近其二百周年——当我们加入国际社会的时候，面对着解放战争所造成的痛苦和外部威胁，我们大陆上存在着一种同一性和统一性，存在着对团结和兄弟情谊的共同的关心。

今天，在经过了外国利益集团瓜分的许多艰苦年头、我们本身之间激烈的偏见、各国人民民主愿望的表示所经历的痛苦的中断，几乎整个拉丁美洲能够再次以一种团结精神和共同理想展现在世界的面前，就象它在本届大会上所做的那样。当我重申我们美洲国家正在经历一个我们这次不能也不会任凭捉摸不定的外界条件摆布的意义深远的改革阶段时，我决不担心我会弄错，或者把别人的权利归于自己。

“安全”通常是以一国的基本利益的保护、维护和促进来下定义的。对委内瑞拉来说，由于其《宪章》所规定的条款和使命，与我国存在所固有的涵义一道，安全也意味着民主。它意味着其公民在法制下持不同意见的自由，能够自主和独立地取得成功并满足其物质和精神需要。然而，在我们这样的现代世界中，我们的安全和我们各国的安全受到外部的威胁。因此，早就应当提出这种指责了，这个向世界所有人民开放的讲坛是提出这种指责的最适当的场所。

今天，我们作为国家和人民、作为社会 and 个人的基本权利的合法性正在受到挑战。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释诸如外债问题缺乏确切的解决方法的现象，这个问题正在消耗我们这些国家的经济，剥夺了它们享受一个稳定的未来的权利。

今天，外债问题扼杀了世界大量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果我们要取得更公正和人道的社会发展，克服外债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开始解决这个问题，认识到只有当我们正视其真正根源并承认迄今为止我们企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战略的失败时，我们才能找到持久的解决方法。

外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包括，银行和贷款国所犯的严重错误，它们撇开私人信贷活动运行的根本原则和徒劳的企图代替发展筹资机构和取代分配给这些机构的功能。

第二，在此之后紧接着产生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借贷银行所在国的有些政府和货币当局作出了把利率提高到远远超过平均通货膨胀率的水平的政治决定，而不考虑这一步骤将对负债国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结果，一些在与通货膨胀率同样水平的利率基础上签订合同的贷款必须在几乎无法偿还的利率水平上偿还，因为没有任何经济活动能够产生足够的财富来克服这种不平衡，这是发达国家政府作出的政治决定的后果。

国际金融资本的逻辑是不合伦理和不道德的，经济制度不能永久地在这样一种机制的基础上运行。也不能说把我们各国人民的愿望从属于最粗野的重商主义的贪婪是合理的。声称是我们的盟国和朋友的国家不仅谋求用最显眼的拐弯抹角的话为这种逻辑辩护并强加这种逻辑更是没有任何道理。

我们看到，迄今为止所提出的计划中，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安排债务的谈判中，负债国的调整政策和贷款国金融制度中的保护性政策；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区域发展银行的干预；一次又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达国家提出的具体计划，都没有产生实际后果。事实是对已经偿还和尚未偿还的国家来说，这种局面是无法忍受的。

决不能靠借更多的债来还债。传统的方法是破产，老的时间表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有害和荒唐的仪式。我们指望这条道路将把我们带向何处？让我们牢记，超

越某些限制必然会受到惩罚，这些限制包括安全的概念和发展与社会正义的权力，我们决不会对声称这种权利的不可剥夺性感到厌烦。

关于这个问题，具有戏剧性的、令人不得不相信的事实是，社会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尖锐，而且没有为此作出进一步的调整；从债务国到债权国的单向资本流动在继续；债务国履行义务，偿还债务，然而除极少数国家外——到目前为止，委内瑞拉还是这极少数例外之一——债务在增加，利息是靠减轻债务来支付，债务负担在加重。

争取时间、希望能出现在目前条件下使债务得到偿还的金融奇迹的政策已经过时。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相应、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回顾一下三十年代的危机，那时，国联的半数以上的国家要求推迟偿还债务；我们也记得这样作的后果及其世界性的影响，造成这些后果正是由于没有及时的行动。因此，我们有责任采取措施，以便达成国际协议，使债务国获得对他们债务负担来说是合理的偿还条件；并且作出真正的债务安排和确定合理的利率，使债务国既能赔还债务同时也能发展经济。

此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让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能达到上述目标的多边机制，我们就将眼看一场经济和社会灾难降临到所有国家的头上，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假如一些国家的富有是以另一些国家的崩溃为基础，这些国家的富有就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在今天这个互相依存的世界里尤其如此。

经济学家、大学教授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扬德罗说：

“抱怨受害者是推御责任的一个有吸引力的办法，当受害者自己决不是很完美时尤其如此。”

我们已经反复指出过，债务是一个共同的责任，因此，寻求克服债务引起的灾难性的影响的办法也必须是共同的决定，这个决定应该是合理和公平的，为债权国和债务国双方所接受的。

我们发展中国家是受害者，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我们也不是完美的，这同样也是事实。我们不是完美的受害者。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罪过并不仅仅是某些国家的，而是大家的罪过。因此，我们不能同意仅仅让这些国家来接受惩罚。毫无疑问，我们这些国家是不应受责备的。

这也不是我们这些国家的单方面的呼吁。我们肯定未来的灾难会降临到那些现在有权作出主要决定的国家的头上。这就是我代表委内瑞拉人民要在这个讲坛上留下的信息。这个信息是或者应该是全人类的良知所在。

几天前，在关于贫困问题的区域会议上，拉丁美洲代表指出 6,100 万拉丁美洲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甚至还吃不饱。这一事实在其他发展中地区更为明显，更富有戏剧性。面对着这一现实，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在基本人权之上还有什么权利、有什么义务可言？当然，有人会说，各国政府有责任解决他所代表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政府的责任不能转移给别人。是的，但是只有当这些责任仅仅属于他们时才是如此。

没有人能声称事实是这样。发展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的现存的相互联系是生活的一个事实，目前这种相互联系并不是把我们引向进步，而是似乎在将我们引向落后。这难道不是一个集体的责任吗？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最近对拉丁美洲经济形势所作的分析说明自从该地区进行优先考虑对外帐户平衡的彻底调整以来，其结果是我们能够克服增长中的停滞，在更大程度上恢复价格稳定；但要作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的是结束和扭转我国经济中资金转移的局面，我们认为要取得上述结果必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债务问题。

委内瑞拉认为自己已经作了足够大的努力——我以完全的道义和政治权威代表委内瑞拉说这些话。

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我们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即发展和外债已经成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对此我们不能永久的回避。

委内瑞拉为了恢复稳定的、可预测的经济已经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内部的重新组织和调整调动了我们社会的力量和后备力量。为了使我们的努力产生成果，我们必须避免通货膨胀的危险，使投资进程重新活跃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所有这些都取决于我们在我们前进过程中所能投入的资源水平，也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保证每一个经济活动和社会进步所需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和我们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一样，我们有机会成功地克服危机。因此，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无所事事，我们应该利用这个转折时机。为作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其中的利害有充分理解。不能想象他们对协调他们的经济政策所作的努力本身就与世界其他地区所面临的局势相符合；也不可能想象我们的问题这样就能够得到解决。

多伦多会议关于发展中世界所面临的现实的讨论显然目光较为锐利，我们对此表示欢迎。然而，由于没有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也没有短期可行的措施，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探讨也许能被证明是需要的可能性。

在拉丁美洲，有一个国家集团正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去年，我们八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总统签署了阿卡普尔科和平、发展和民主协定。该协定阐明了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在我们的协定所涉及三个领域为自己制定了必要的目标，我们将进一步提高和扩大这些目标。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兄弟国家乌拉圭再次开会，修正我们的认识，并注意我们的看法被接受和理解的程度。

委内瑞拉将努力使拉丁美洲不被目前似乎正在锻造中的世界所遗忘。

紧张局面的出现和对抗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同样紧张局势的缓和和解决世界各地严重的国际冲突的开始也不是偶然的。

大国已经进入了对话和裁军的时期。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我们相信这一进程将能得到维持和发展。

对抗中的国家、冲突中的地区正感受到这些协定的效果，多边机构终于还是得到了利用，多边机构的建立本来就是为了促进和平。在这个问题上，请允许我向秘书长表示祝贺，祝贺他所作的努力。我们真诚的希望秘书长所作的努力能得到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支持。

（二）我们相信这一进程将是成功的。从这一进程中将能再次出现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的可能。让物质落后和人类痛苦继续存在下去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拥有空前财富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让人们遭受更深的痛苦和落后。是否有一天国际社会能将资源转用于建设性的目的？我们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时，我们大家的心中都想着本组织从中脱颖而出的惨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冲突。然而，我们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对如何为所有国家带来繁荣这一问题取得一致的理解。

经济冲突仍在继续，而且越演越烈。如果有关的主要国家缺乏对国际社会的充分的责任感，不承担他们的责任，世界经济失衡将把我们引向灾难。

也许，秘书长现在也应当承担起责任，寻求对话，以保证国际社会采取一种明确的行动方针，来应付这种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在这样的行动方针中，外债问题将占去明显的位置。我们当然不能继续扮演发达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已经非常习惯的这样一种平行的独角戏。也许我们应当放弃我们传统的程序，通过秘书长的活动把该项目摆在最高的政治机构面前，并且努力恢复合作的观念和实践，以便通过共同的协定确保发展。

经济问题并非同我们在同样的范围内能够开始解决的许多其他问题毫不相关。有人说，拉丁美洲正在深深地卷入地下的毒品经济。已经要求采取根本的措施来解决种植地区的问题，而且人们日益强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以消除这种活动为条件。在反毒品斗争中已经赢得权威地位的委内瑞拉决心在各方面采取行动，就象我们在1984年所表明的那样，当时我们在大会上提出了通过一项反对非法毒品贩卖和使用的公约的意见——这项公约后来获得一致通过。但是，我们注意到，还没有人专门指出存在着一种由于毒品经济的利润而在结构上造成的一种经济局面，

也没有人对此采取行动，毒品经济造成和巩固了经济权利中心，而且实际上成为经济权利中心的财政支援。

联合国当然应该揭露国际金融界某些成员和地下毒品经济之间的联系。同样，我们也可以探索贩运毒性废料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了某些特殊的因素，因为有人企图把强加在我们头上作为模式的一个浪费极大的消费社会的垃圾运送到地球上的储存库——在多数情况下是在发展中国家的领土上，而且同时还转移腐化的习惯以促进这种非法、可恶的行业的继续进行。

成员们都将可以看到，我给大会的信息也将再次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涉及我们面临的某些挑战。我们决不当忽视这一点，因为文明及其进步如果不同我们个人和集体的最直接的愿望联系起来，那将是不可设想的。为了这样不断地寻求国家和人民的最根本的权利，我们都依靠了联合国——以此作为一个适当的论坛，不仅用来表达我们的关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分配资源并建立有关的机构和机制。

由于联合国的努力，才能够在我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展。我希望谈一下某些项目，这些项目由于优先次序颠倒也许已经被降低成为例行问题，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些项目仍然是充分有效的。众所周知，委内瑞拉承认并促进所有人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现在存在的某些局势对这些原则构成了持续的威胁。委内瑞拉声明反对南非的种族歧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曼德拉作出的牺牲，委内瑞拉也表示声援纳米比亚人民，而且敦促目前正在进行的会谈和谈判应当给这个国家带来独立。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而且由于联合国在实现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所发挥的出色的作用，我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重申我们对联合国原则的信念，并表示我们将作出最大的努力来推动和平与各国人民之间共存的事业。

在这些方面，我希望强调指出，联合国在努力制止我们特别关心的区域出现的冲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如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和平协定以及同我们维持友好和建设性关系的伊拉克和伊朗这两个国家之间战争的结束。

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只有有关国家的坚定的意愿才能够创造实现具体目标的有利条件。因此，在注意到其他区域明确的和平前景的同时，我们敦促签署《中美洲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程序》的中美洲5个国家致力于遵守它们作出的承诺，而不要受到该地区之外因素的干涉。应当迅速和真正地在这些国家之间恢复政治对话，下定更大的决心，让各方共同制止一场根本没有必要拖延的冲突。我们相信，理智将占上风，在自由和民主中的和平和友好相处将成为这个受到爱戴的区域的象征。

我们知道，联合国的所有机构都随时准备继续完成委托给它们的任务，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去面对威胁人类福利的任何局面。虽然如此，但是应当再一次指出，联合国已经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困难——这些困难要求我们给予最大的注意。人们清楚地知道，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有义务作出贡献以便永久地维持联合国。

今天，作为一个在精神和行动上都是民主的国家的代表，我最后要说的话是，希望联合国在其确保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主要目标方面取得成功。委内瑞拉将永远支持为全人类的福利而创立的联合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刚才所发表的重要讲话。

委内瑞拉总统海梅·卢辛奇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会堂。

议程项目9（续）

挪威王国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讲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挪威王国首相发言。

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在陪伴下走上讲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向挪威王国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表示欢迎，并邀请她向大会讲话。

布伦特兰夫人（挪威）：主席先生，我代表挪威，和在我前面发言的人一样，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主席。

国际社会对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寄予无限的希望和期望。在多边合作多年来经历了衰落之后，我们是否终于看到了潮流的转变？本组织最近在许多区域冲突方面，成功地发挥了明显和建设性的作用，这清楚地表明，需要有一个有效的联合国。作为一条政策和一种信念，我们一直支持联合国，并深受鼓舞地看到它重新发挥和平与稳定保护者和促进者的正确的作用，成为使各国协调政策和行动、以便在社会和经济公正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的中心。

随着各国政策和立场的改变，我们在世界上必须有一个中心，使它在体制上永远担负寻求谈判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的任务。

联合国曾经长期蒙受集团分裂、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缺乏对话和合作所造成的损害，但战后的两极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多极世界。大国逐渐认识到，维护一个更有效的世界组织符合它们自己的利益。

《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即《中导条约》——集中体现了美国和苏联双边关系的改善，这无疑对正在进行的寻求大幅度军备裁减的努力具有积极影响。挪威政府主要关心的问题仍然是利用已经取得的结果，致力于达成大幅度裁减战略核武器的协定，达成全面禁试条约，禁止化学武器，消除不对称，以在较低的常规军备水平上建立一种力量平衡。这在欧洲尤其重要，因为那里武器最为集中，对和平与安全最具有威胁。

裁军和军备控制是全球关心的问题。在鼓励、支持和补充其他论坛——多边、区域和双边——上进行的裁军谈判方面，联合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今天改善了的国际气氛中，一个令人鼓舞的特征就是愿意以新的和建设性的态度来处理严重的区域冲突。各个方面越来越多地利用秘书长的斡旋，使得世界组织能够成为朝实现一个更和平、公正和安全的世界方面取得进展的真正的催化剂，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我要向秘书长致敬。多年来的耐心和艰苦工作现在正在取得结果。思想的交融和进展正在取代僵局和挫折。从《阿富汗问题日内瓦协定》、从实现两伊战争停火的成功、从和平解决西撒哈拉、柬埔寨和纳米比亚问题方面的进展中，我们都亲眼目睹了这种新的态度。

在其他冲突的地区，迫切需要取得进展。我们欢迎去年达成的《埃斯基普拉斯协定》。人们当时非常希望五位中美洲总统能够自己找到办法，解决那片动荡区域的问题。然而，目前的僵局仍然在严重地延长中美洲人民的困境。我们敦促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来，继续执行和平计划。

在中东，以色列占领领土内长期的不稳定状况突出表明，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必须进行真正和果断的努力，实现永久和全面和平。挪威政府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我们相信，由所有直接有关各方参加的这样一次会议是实现谈判解决的最好办法。与此同时，根据国际法，以色列负有保护被占领土内平民百姓、确保他们人权的特殊义务。

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得到维护，蔑视基本的文明原则。种族隔离制度必须——也一定会——结束。不能改良代表着制度化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必须消除他。必须加强向南非施加的国际压力。自从联合国得以达成向比勒陀利亚政府实行有限的强制性制裁以来，1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必须走向实现全面和有效的制裁，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

秘书长在纳米比亚独立的前景得到改善方面持乐观态度，使我们受到鼓舞。有消息说，现在可以向纳米比亚派遣一支先遣队，以准备联合国在该领土恢复自己在世界上主权和独立国家中应有的作用和位置时的军事和文职存在。挪威将坚定不移地遵守自己的承诺：参加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

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制度、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了几百万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上个月在奥斯陆举行一次国际会议集中讨论了这些不幸和贫困人们的处境。会议特别强调，必须满足无家可归人们的需要；目前，他们不属于联合国机构负责的范

围。会议还强调，必须制订紧急方案、应急计划和预警系统。我们都必须支持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

当联合国内的政治气氛得到大大改善的时候，该组织居然会受到财政破产的威胁，这是自相矛盾的。

联合国面临的财政危机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不能接受的。它妨碍订计划；它为实行改革创造了一个恶劣的气候；它还降低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士气。单方面拒缴会费损害多边合作。全体会员国必须尊重《联合国宪章》，并履行财政义务。我们敦促所有国家迅速缴清它们所欠的一切债务。

我们生活在一个千变万化的时代。一般来说，工业化国家人民的生活条件有了迅速的改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尽管1980年代也许是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10年，但对第三世界来说，它是失去机遇的十年。在防止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扩大方面作的事情很少。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面临着克服全球发展危机这一重大挑战。我们必须战胜贫困，因为贫困仍然使数亿人民过着一种与人的尊严格格不入的生活。

稳定、繁荣及社会和经济公正正以不同的速度来到世界不同的地方。需要采取纠正行动。我们面临的挑战既是道德挑战也是政治挑战。我们只有一起努力，才能保护未来：我们不能在相互损害的情况下保护未来。未来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对共同的挑战采取共同的态度。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看到早些时候在增长方面比较有希望的潮流正在发生逆转。国际经济环境的急剧恶化在引发目前第三世界面临的这场尖锐的危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一点在两周前在纽约进行的联合国非洲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1986—1990）的中期审查期间再次得到明确的肯定。

发展中世界的紧急经济局势的特点是：无法忍受的、沉重的外债负担；由于极度压低商品价格和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出口收入大幅度下降；资金转让流动、尤其

是私人贷款和投资方面的资金转让流动大大下降；国际货币市场长期不稳定；以及利率异常偏高。

在过去的几年中，穷国向富国的净资金转让达1千多亿美元，这在政治上、道德上和经济上难道不是反常的吗？当大约10亿人民生活在赤穷之中的同时，大约50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去年有所下降，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

这些趋势必须加以扭转，不仅仅因为这种情况本身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还因为这样做符合所有发达国家——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本身利益。

需要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作出新的开始。发展援助和贷款必须增加。我强调这一点，我认为没有理由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挪威近几年来拨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作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我们同时感到失望的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的平均数下降到0.34%。显然，许多国家可以并必须作得更好。我们要求那些在官方发展援助转让方面一直落在后面的援助国作出与它们的能力相称的新的努力。

需要采取一种双轨途径：必须紧迫地、有效地对付发展和债务危机。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并且是同样严重的。许多国家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一方面必要的投资和改革受阻，一方面不得不偿还外债、重新安排付款期限和借新债还旧债。现在需要采取紧迫行动，以便用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较为公平地分担负担的方法减轻债务负担。挪威在减轻债务负担方面采取了具体的措施，并强烈主张采取进一步的多边、协调一致的债务免除措施。

显然，债台高筑的低收入国家将永远不能够偿还债务。我们必须充分承认这一点，并酌情处理。我们不能继续坚持铁一般的规则，因为这种规则可能给最脆弱的集团带来政治不稳定和更大的痛苦，这种规则给妇女和儿童造成不良影响，阻碍人类进步和人类资源的发展，削减投资和发明，并使许多债务国家几乎无法在国际经济中取得它们的合法地位。

在多伦多经济首脑会议上作出的决定给人们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主要经济大

国愿意对这些问题采取行动。 尽管它们最近对一些进一步措施、尤其是有关非洲的进一步措施达成了协议，但主要工业国家尚需在减轻债务问题方面作更多的努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最近提出的建议是朝着真正解决债务危机的步骤，对北方和南方来说，债务危机确实是一场共同危机。

北方工业化国家现在必须表明，它们把第三世界的贫困看作是它们的共同挑战。 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共同责任感、相互尊重和声援以及基本的人权原则上的更加平等的世界秩序。

保护人权是挪威政府优先关心的问题。 争取人权就是争取民主、发展、团结和进步。 不幸的是，有系统地、不断地侵犯人权的事件仍然在许多国家发生。 我们必须不懈地努力抵制这些侵犯人权的现象，并加强我们缔结的执行文书。 今年，我们庆祝《世界人权宣言》40周年。 这使我们有机会再次作出保证，并加倍努力提高文明。

到下一个世纪中期，世界人口可能增加一倍。 显然，满足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需求将需要得到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世界规模运动支持的强有力、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70年代，许多人把环境与发展看作是相互矛盾的。 同时，环境问题被认为是只有富国才有能力考虑的问题。 而今天这些已成为任何人都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们现在应当开始这一必要的改革进程。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任务感和对更美好未来的展望。 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把我们团结起来的共同的框架和概念。

臭氧层所遇到的威胁使更多的人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能够孤立地保护其环境。 全球的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办法。 在去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之后，我们需要就保护大气层的措施问题达成进一步的协议。

有关危险废料和核废料问题以及最近关于在第三世界倾倒废料的事件清楚地表明，我们还需要一个严格的国际制度来保护发展中国家，避免使其成为北方工业废

料的倾倒场所。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领导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必须使自己感觉到发展中国家的正义要求，以期在明年早些时候取得一项全球性的协商一致意见。

在今年7月举行的奥斯陆会议上，22个联合国机构的领导讨论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的后续文件。他们同意委员会的看法，即如果要取得持久的发展，环境与发展政策就必须维持和平、在持久的基础上保证增长并缓和贫穷状态。

在去年的大会届会上，有人提出建议于1992年举行全球性的后续会议。挪威支持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建议，这一会议应集中讨论持续发展的广泛问题。

一百年以前，挪威作家易卜生说到：“任何强大的东西都比不过一个时机成熟的设想。”持久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种设想。我们必须一道使之成为现实。

人类面临着政治与经济的危险，而我们正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我们正经历着在规模与后果上可与大规模的核毁灭相比拟的生态方面的灾难。下一个十年将是关键性的十年。我们必须作出重要与艰难的决定。我们有能力摧毁地球上的生命，我们也有能力挽救和培育地球上的生命。为了取得必要的变革，我们需要更坚定地支持我们所建立的国际制度。我们需要把理智与真正的政策协调结合起来。联合国秘书长必须得到我们坚定的支持。我们必须给予他必要的权力与资金，以促进实现我们自己的生存的基本目标：和平、发展与环境。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挪威王国首相刚才所作的重要发言，她的发言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令人鼓舞和充满希望的信息。

挪威王国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在陪同下走下讲坛。

黄根成先生（新加坡）：在过去几年里，我们一直伴随着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地悬挂在联合国头上的财政危机而在此开会。今天这一财政危机继续有增无减，这主要是因为几个会员国迟迟不补交它们法定的会费欠款，但是达摩克里斯之剑已经消失。现在全球已广泛认识到联合国是寻求和平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在阿富

汗和两伊协议签订之后，对联合国的批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消声匿迹。

主席先生，在这种良好的征兆下，我很高兴看到你主持大会本届会议，这次会议将标志着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我相信，以你的广泛国际经验和贵国对联合国理想的支持，你足以向大会表现出公正态度、坚定意志和指导才能。我还愿对你的前任比得·弗洛林先生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赞赏，他在联合国历史上最繁忙的一年里主持了工作。

无疑，1988年将成为最非凡的一年载入联合国史册。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也在谈判桌上逐步取得进展。其中很大一部分荣誉必须归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甚至在最近属于联合国史上最困难时期的某些阶段，他也从未失去对联合国促进和平能力的信念。他的勇敢和诚挚的努力、以及他毫不动摇的耐心，促成了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以及两伊战争的停火。我们赞赏他为解决其他中东、南部非洲、塞浦路斯、西撒哈拉以及柬埔寨的同样棘手问题而作出的努力。*

我们感到担心的是我们在柬埔寨问题上从越南那里得到的和平的信号仍然微弱和不确实。只要对柬埔寨的侵略和占领继续威胁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就需要并感谢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拉菲乌丁·艾哈迈德先生继续对柬埔寨问题而努力。我们还认为，联合国对实现柬埔寨的和平所作的努力完全符合不结盟运动各项原则的文字与精神，不结盟运动在最近一次于哈拉雷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宣布

“联合国是最适当的国际论坛，其中心任务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危机……”。（A/41/697，《政治宣言》第314段）

1988年政治事态有了重大进展，值得我们在这次大会上予以注意和思考。然而这并不是我今天讲话的重点。最近这些事态的发展代表着政治领域中十分重要的变化。这些事态的背后正在发生着更为深刻的种种变化，这些变化将会极大

* 副主席博尔格·奥利维耶（马耳他）接替主持会议。

地改变我们这一星球上的政治和经济局势。这些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比起那些我们在表面上所看到的种种结局的变化则更难认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会更加持久，同时也许会对二十一世纪起着决定的作用。

这些巨大的变化显而易见地体现在所有大国和富有发达国家在态度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大多数的多边讲坛上人们普遍认为是那些奋力挣扎的南方贫穷国家面临着漂泊不定、前途未卜的命运。富有发达的北方国家展望未来，充满自信，人们都期待着它们能够向南方提供援助，输送支援，传播理想，提供能源。

然而骤然之间，在过去的几年中却是那些富有的北方国家，其言行表现的似乎它们就要遇到灭顶之灾。所有这些大国，也许日本是少有的例外，现在都忧心忡忡，除非它们在其经济政策方面作出重大的调整，它们可能会在这场已经开始了的新的工业和技术竞赛方面被远远地抛在后面。那些能够驾御这场新的技术潮流的国家将会在二十一世纪得到优越的位置；而那些不能顺流而进的国家将会遭到极大的削弱。

正是对于这一点的认识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诸如在苏联所进行的种种重大改革。苏联的改革是在“改革”的旗帜下进行的，而“改革”这一词如同在俄文中一样，在英文中也人人皆知。任何关心其前途的国家今天都应当尝试一下在其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舍此别无它路。这一点在另一个重要大国；中国；那里得以表明。中国正在尝试进行同样重大而且同样有目共睹的经济体系方面的改革。

尽管这些事态的发展实为可观，但是比起那些更为发达的国家的经济正在经历着的变化则相形见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每年贸易额总达一千三百亿。如果两国象人们期待的那样批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这一贸易关系将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也许会导致建立起一个单一的庞大的北美市场。

尽管这一市场会变得很庞大，但是比起将在四年后脱颖而出的另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来，就会显得小得多，这个经济庞然大物就是单一欧洲市场。 欧洲共同体的12国国会于1987年作出决定，批准欧洲单一文件，实际上已为1992年12月31日建立该市场提供了保证。 这一工作的进展可能会比较缓慢，因为整个筹建工作需要基于300项指令，其中有200项已经提交给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有69项已获通过。 然而建立一个单一欧洲市场的政治意愿则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一个单一市场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今天，共同体有三亿二千万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总额为四万六千亿美元。 欧洲委员会经济和财政事务总司于1988年公布的一项题为“1992年的经济”预测，单一市场建立之后，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将会增长3.2%至5.7%，消费价格将会下降4.5%至7.7%，提供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三十万新的就业机会。 随着单一欧洲市场的建立，其他同等重要的变化也会随之到来，其形势是逐渐排除使12个国家一次分开的那些行政方面的种种障碍。

到1992年或晚些时候，12个国家之间的货物与服务自由流通将成为可能——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因为在过去这种类似的排除国家之间的障碍只是通过建立帝国才得以实现的。 而今天人们自觉自愿地拆除这些障碍。 对于欧洲共同体的公民来说他们将可能选择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那里上大学，工作，或者颐养天年；他们可以周游各国而不必出示护照；他们可以在12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储蓄存款，因为这12个国家最终将会成为一个国家。

我们可以相信，如果其他分区域都同样努力大量削减那些使国家间彼此分开的人为的障碍，世界将会怎样。 然而在这里，人们的成见依然是，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充满了各种国家冲突，民族冲突，或者是领土冲突。 情况也许是这样。 不过我们回忆一下过去也许是有益的。 仅仅44年前，欧洲的战场上浸透了数百万战士的鲜血，这些战士是为了保卫国土，或者扩大疆界。 如果这些战士们如今还活着，他们中间的一些肯定还活着，他们看到当年

曾经流血牺牲，以巨大的代价所保卫过的边界如今正在许多的重要方面被人们自觉自愿地拆除掉，他们肯定会疑惑不解。

所有今天仍然在交战的国家都应该停下来，回忆一下欧洲的经历。 仅举一例，如果越南的军队撤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境内，如果越南与他的邻国和平相处，那么它就会很容易的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国家。 然而，越南人民今天仍然遭受着相当严重的经济苦难和贫穷，造成经济移民大量涌出，这些经济移民给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带来了十分严重的负担。 选择是清清楚楚的：我们是愿意走欧洲之路，还是追随印度支那的覆辙？

尽管我们赞赏日益增长的发达经济的一体化，我们仍然注意到这种一体化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种种危险。 全球经济之所以能享有相对稳定与秩序的增长率，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根据自 1948 年 1 月 1 日以来一直生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协定）所建立的开放合理的经济体系。 如果北美西欧及日本这些新的经济大国试图建立起经济堡垒，把全球经济分割开来，它们肯定会加剧贫富国家之间的鸿沟。 联合国会员国应该有所警惕，并且准备维护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 如果只在拆除国家经济障碍的经济一体化最终反而造成更加难以逾越的经济障碍，从而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排斥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话，那将是莫大的讽刺，是很可悲的。

这些就是我们在今后的年代中将会面临的主要挑战。 对于那些当今席卷全球的新的政治事态，联合国已经作出了很好的调整。 联合国应该对于一些正在来临的重大的潮流方面的种种变化给予同等关注。 如果本届大会能开始将其注意力集中到一些此类问题上，那么肯定会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鲁伊斯·塞鲁提夫人（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最近的几年，我们参加一般性辩论的代表在发言开始时一般地都要悲观地描述一下世界形势，然后举出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系列冲突和局势。紧张局势中心和不公正局势的长期存在和某些冲突的出现或恶化使这一悲观的描述合理化，并在一定的程度上使我们的警觉——我们面临那一些似乎解决不了的问题产生的绝望的感觉——成为一种习惯。

联合国也遭到了批评。由于联合国丧失作为调解人的能力，人们都抱有怀疑的态度。我们认为，事实表明这一批评是毫无根据的，并且正如我们过去所断言的那样，这种所谓的联合国的弱点只是由于缺乏一致意见或者在许多情况下它的会员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而引起的。

在国际关系中，有两种相互交替的趋势：一个合作的时期接着一个冲突的时期，就象钟摆的摇摆一样。虽然在实践上，两个时期经常重叠。似乎在最近几年中，冲突时期已经改变为合作时期。

联合国在这一新的动力中发挥了作用。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联合国创造了通过对话和谈判最终找到最后解决长期冲突办法的必要基础。

今年，特别是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一些突破实现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归功于联合国。我非常满意在我发言开始时表示阿根廷政府对秘书长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的承认。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成功地对我所提到的合作趋势指出了方向和推动力。

在阿富汗问题上，在秘书长和其特别代表六年的决心和坚持后，现在厄瓜多尔的外交部长迭戈·科多维斯先生使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协议在日内瓦得以签署，并且得到了美国和苏联政府的保证。

在两伊战争问题上，我们也实现了停火。阿根廷是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它重申对在安理会第598（1987）号决议的基础上实现公正、体面和持久和平的承诺，并呼吁两伊双方加倍努力，建设两国应有的和平与合作的未来。

我认为在此应该强调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最近所获得的势头。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我们在各种维持和平活动中进行了积极的合作。并且，作为对这一工作的额外贡献，阿根廷政府今天向联合国两伊军事观察组派出了人员。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了在马格里布地区出现的积极迹象。我们欢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于今年五月恢复外交关系。我们也充满希望的看待非统组织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与该地区国家进行磋商的进程的发展。我们相信，西撒哈拉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是能够找到的。

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到在其他重大问题上所出现的令人鼓舞的方面。我这里指的是正在塞浦路斯、东南亚和两个朝鲜之间进行的新的会谈。

最近的发展也使我们有可能充满希望地看待南部非洲的未来。我们一定要加紧努力，直至在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建立起公正、民主和平等的社会。载于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联合国给该土地独立计划是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国际同意的基础。一切执行该计划的有关条件都已实现。我们希望，有安哥拉、古巴、美国和南非政府进行的会谈能成为南非改变态度的标志，南非至今仍然无视国际社会。然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或相反，如果南非寻求非法的执行对纳米比亚领土的殖民占领，联合国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包括《联合国宪章》第四章中所规定的步骤，以实现使纳米比亚独立的目标。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关注某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加紧努力，使得这些问题能够在我所提到的合作期内得到解决。

自从去年12月以来，在阿拉伯被占领土上所发生的事件使中东早已不稳定和具有爆炸性的局势又增添了新的因素。要公正和持久的解决该地区局势的话，就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在其领土上生存和他们自由选择当局和政府形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也必须承认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都有权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生存。阿根廷认为，有必要开辟谈判渠道，为有关各方找到可行的方案。在这方面，在联合国的组织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并有所有各方的参加和同意，可能是一个适当的办法。

黎巴嫩的局势再次使阿根廷人民和政府特别焦虑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黎巴嫩人民必须行使自己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不受外来干涉，以收复自己的完整主权。

另一个问题就是结束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权的问题。对种族隔离的反对已经在大会和安理会的许多决议中得到了明确的反映。南部非洲要实现和平，就必须完全的、坚决的消灭种族隔离。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合适最有效和最和平的办法就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四章的规定对南非政府实行强制性制裁。

现在我想谈一下中美洲的局势。我国直接关心这一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以它的特殊方式影响到整个大陆。在去年的一般辩论中，我们突出的谈到了中美洲五国总统的政治意愿，他们以签署危地马拉协定的方法来处理这一区域性问题的。

我们国家作为孔塔多拉集团的一个成员一直致力于并继续致力于为本地区的问题寻求和平和谈判的解决方案而努力。我们知道只有毫无延误的和无条件的尊重互不干涉和自决的原则，联合国所寻求的目标才能够实现。

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的概念直接相联系。因此，我们倡导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订的并在今年由大会通过的中美洲援助和合作计划。自从埃斯基普拉斯第二号协议签订以来，中美洲国家为实现和平采取了重要的步骤。这表明已经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也是符合联合国的原则的唯一合适的道路。

必须本着同样的精神解决在近几个月内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致力于为解决这一危机作出贡献的中美洲国家确信必须抛弃武力、威胁和经济上的强制手段，的确，这些都应该成为历史。

只有通过合作，不断的加强联合和有效的政治意愿才能进行经济发展，这是未来任何稳定的关键所在。我们确信在解决问题方面拉丁美洲已经进入了一个积极的团结的时期。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支持集团的倡议使得协商和共同政治行动的永久性机制得以建立。集团的主席在他们的埃斯基普拉斯会议上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气的体制，该体制集中体现了协商和谈判的标准，其根本目标是促进和平、发展和人民的民主，这些目标都符合联合国的基本原则。

我们的工作必须包括其他重要的领域，我们必须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时期，而我们刚刚进入这样的时期。我所说的是裁军领域，社会和人道主义事务领域以及国际经济关系领域。

裁军有助于缓和，同时它也是缓和的理所当然的结果。印度、希腊、墨西哥、瑞典、坦桑尼亚和阿根廷的政府首脑继续在六国集团内就和平和裁军的建议特别是核裁军这一优先任务进行积极的工作。

毫无疑问，实施禁止中程核武器的条约是裁军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此外，就削减战略核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是双边裁军领域的另一个吉祥的因素。他们都必然有利于国际和平和安全。然而，这种新的气氛并没有反映在多边领域中。我们认为本届大会是考虑在裁军领域这一新的局面所带来的可能性的一个有利的时机。

政治意愿的汇合应该使裁军谈判会议在优先问题上取得进展，这些问题包括停止核武器试验和防止军备竞赛进入外层空间，以及尽早完成在不歧视的基础上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起草工作。

在阿根廷方面，在谈到联合国裁军方面的总的政策这一中心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南大西洋的局势。我们国家完全和坚决的支持大会在其第41/11和42/16号决议中所体现的建议，该建议宣布南大西洋为和平和合作区。

核武器国家毫无理由的使南大西洋军事化，他们在这里建立基地，进行演习和不加限制的将他们的海军部队部署在这一地区，因此破坏了整个地区的安全。

因此必须对此作出坚决的和有力的反应。我所提及的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已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以便根据大会第42/16号决议为巩固该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建立一个具体的和有效的措施。这些国家提出并在今年7月在里约热内卢签署的最后文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平和安全的问题与发展的问题是密切联系的，呼吁军事上强大的国家减少他们的军事存在并在此方面表现出克制，并禁止引入核军备。

在社会和人道主义方面，我国代表团希望与其他会员国一道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

我们也不能不提到贩运毒品的问题。我们坚决与这一祸害进行斗争，同时，我们也肯定我们的拉丁美洲兄弟国家在困难的经济环境下为此所作出的努力。

在政治领域所取得的进展与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前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事实就是，在发展的问题上，在过去几年中成就很小或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一在这十年中，这种状况的主要后果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无法以与他们的潜力相称的方式为国际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

这些国家日益增长的外债造成了财政资源的大规模的逆流，这为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也给世界贸易的增长造成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利率的急剧提高，对商品贸易的限制和工业化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以及他们对自己国内农产品出口的补助表明缺乏一个全球发展战略。

作为任何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必须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新一轮多边谈判中在使国际贸易自由化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因此即将在今年12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中期审查必须同意凯恩斯集团在其巴里洛奇会议上提出的农业政策的长期改革，并且在合同方面冻结和逐步减少农业援助和补助措施及其他造成大规模经济混乱的政策。

全球发展的新战略必须集中为债务问题寻求永久的解决方案，它包括，一方面继续在债务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减少债务的总额，并真正的向这些国家转移财政资源。

在我刚才所提到的互相依赖的框架内，发展对于保证全球安全是重要的。

在对国际局势以及对我们所在的这一富有生气的进程进行分析以后，我想与你们谈谈有关我们组织内部工作的一些看法。在1985年，联合国决定进行改革，使其能够以最大的效率和有效性来迎接它所面临的挑战。从那以来，为寻求为所有人所接受的方案进行了许多努力。然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依靠联合国，把它作为能够解决我们时代问题的一个合适的工具，我们就必须尽快的走出这一过渡性时期。我们确信我们能够找出为所有人所满意的方案。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愿意为寻求使我们能够实施我们在大会42/231号决议中所提出的目标的协议而作出贡献和合作。

同时，联合国必须得到稳定的财政来源，这样才能够满足我们对它的要求。否则我们将受到指责。这样，每个会员国必须继续尽一切努力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要提出《宪章》中没有规定的条件。

我在结束发言前要谈及我们议程上对我们国家特别重要的二个問題。

第一个是南极洲問題。阿根廷在主权、历史和连续性等方面都同该大陆相关。阿根廷作为《南极洲条约》的最初缔约国，积极参与了建立对所有国家开放的有效灵活的制度，这种制度使该大陆免遭冲突，保证了它完全用于和平目的和防止它成为国际纠纷的场所。

第二是马尔维纳斯問題，这个古老的殖民問題自阿根廷独立发展的最初阶段以来就一直存在。解决这一问题随着联合国鼓励的非殖化运动的展开而成为真正可能。大会注意到并明确表示同意阿根廷政府希望最终公正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愿望，这在我国外交政策中是占有优先地位的。

自1965年以来，一系列决议要求举行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的谈判，以便和平解决未决的問題，特别是马尔维纳斯群岛未来的問題。这些决议强调阿根廷为遵守国际社会的要求而作出的努力，但迄今为止这些要求仍不断遭到不顾秘书长的努力而拒绝展开全面谈判的英国政府的立场的阻挠；阿根廷一贯并继续肯定秘书长为使争端各方走到一起来而采取的斡旋活动。

最近由于采取了加深两国分歧的措施而加剧的该地区紧张局势是使该区域和世界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因素；这使得迅速恢复双方接触更为重要。

阿根廷一方面强调其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岛、南桑威奇群岛以及毗邻海域的主权权利，另一方面重申其愿意同联合王国进行对话，进行没有先决条件、考虑到并尊重岛域居民利益、以便保证他们的幸福和繁荣的内容广泛和诚恳的对话。

在这个問題和其他区域和全球問題上，我国愿意在实现联合国基本目标方面予

以积极合作。

贝格雷加尔·克铁雷斯先生（玻利维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首先祝贺拉丁美洲外交和文化传统的杰出代表阿根廷共和国外交部长丹特·卡普托先生当之无愧的当选为大会主席。

我高兴地向尼塔·巴罗大使表示我的爱戴和尊重，他的品格和外交经验是我们区域的荣誉。

我还要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敬意，他为实现各国间的和平与和睦作出了不懈和有效的努力，我谨表示敬佩和支持。

玻利维亚政府和人民通过我向孟加拉国、牙买加和墨西哥等国的政府和人民表示声援和同情，最近几周的自然灾害给他们带来严重的生命损失和物质破坏。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是在世界政治发生深刻变化的有利环境下开始其审议工作的。东西方间的裁军协议谅解通过开始广泛的对话和谈判进程为和平打开了持久和有益的前景；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结束疯狂的核军备竞赛。对话已经开始消除——我们希望是永远的消除——以脆弱的和平共处理论为基础的两极化现象，这种两极化现象已使国际安全体系受到威胁。我们现在生活在理智、国家间维持信任和诚恳关系的新时代，这给对话带来了新的动力并加强了各国巩固和平和有效合作、克服霸权和不合理的压力，以便建立以个人尊严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政治意愿。

在南北关系以相互依存为基础开始一个崭新时代的目标的范围内，已经发生的变化将符合大家的共同的利益，这样幸福就不再是仅在工业化国家开放的奇异的花朵；这些国家的富有是因为他们实现了工业化和垄断了技术奇迹。

超级大国在建立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基础问题上达成的谅解将检验我们在为那些世界上被遗忘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服务时进行合作的意志；他们面对严重的失望和

重大的社会牺牲正在解决障碍重重的发展问题。

在承认核裁军的好处的同时，我们必须肯定不结盟国家运动作出的和平努力。这些努力反映了倡导公正与和谐的国际社会的旧金山宪章的人道的理想主义，并且是建立在万隆和贝尔格莱德奠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毫无疑问，第三世界弱国的团结有助于促进人类的事业。由于在世界上采取积极中立的理论的做法，东西方的合作也加强了人类事业。直止不久前，这个世界还生活在核恐怖的恐惧之中，并且仍然遭受着影响到世界人口三分之二赤贫的祸害。最后这项灾难向人类的生存提出了挑战。

在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提供政治解决外债问题的办法而建立稳定条件之前，这些国家的未来将有严重风险。本世纪初曾使用武力迫使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履行其公共义务；正是在那个时候产生了德拉戈主义，使通过压力索取这样债务的做法成为非法。今天向各国，特别是向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的国家施加压力有更多的微妙办法。这造成了令人不可容忍的财政扼杀、导致发展倒退或使有关人民穷困潦倒。

在这样的時候，面对着第三世界承担的这一沉重负担，接受保护主义原则是十分不适当的。当然，以任何形式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是不可接受的。这一问题在性质上是政治性的，涉及到债权国和债务国的责任。玻利维亚正致力于摆脱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曾经受过的最严重的超级通货膨胀危机，但同时也认识到存在着这种财政义务。

我们一直在就以我们和债权银行均接受的条件回购我们的商业债务问题举行谈判。我们已如期向多边官方金融机构偿还了欠款，同时在双边一级，我们在同巴黎俱乐部谈判中采取了灵活的态度。

然而，这些努力和真正表明我们的诚意及我们承认我们所欠款项的态度决不应使任何人做出不支付的单方面决定。但是，由于偿还这笔债务占了我们出口价值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限制了我国人民致力于实现裁军、同贫穷作斗争的权利，因此，我国人民作出了极其巨大的牺牲。这种状况在几乎所有债务国都是大同小异。

因此，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债务国——必须认识到这一严重的问题，采取必要的现实和实际的措施，防止这一债务问题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和金融的灾难，给整个世界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作为我发言附件的一份文件悲切地描述了债务是我国经济承担的消极负担，这一文件将同我发言的正式文本一道散发。

我之所以详细地谈到外债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在使第三世界束缚于我们必须克服的那种残酷和不公正的命运的锁链中最明显的一环。但是，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这并不是唯一的一环。在外来发展资金和贸易条件方面我们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和不足，而这只是一幅极其阴暗和多方面的画面中的两个方面而已。

资本从贫穷的南方流向繁荣的北方是不可能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每年仅通过支付利息和其它义务而向债务国支付的款项要比这些国家获得的款项多近20亿美元。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到底是谁在对谁的重大的发展作出贡献？

玻利维亚欣赏和感谢从双边和多边来源得到、旨在促进玻利维亚发展的技术与金融合作，但这种合作显然不足，同我们摆脱目前欠发达阶段的坚定决心不相适应。在此论坛上应当提一下联合国系统的各机构的合作，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和其他机构。但同时也必须表示我们希望这些机构将在更高的资源水平上参加我国的发展努力。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是由相互各异、多样化的成员组成的，这就使我们无法在对世界的估价和区域性问题上达成绝对的一致。但我们必须看到，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利益的游戏会对各国国内的政策造成破坏性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然而，我们决不因失望气馁，而应坚信我们并不是在抱有成见的态度和先决条件的基础上才能改善国际关系。因为，我们认为，如果说我们每年在联合国汇聚一堂，目的是为了找到解决联合国面对的各种问题和冲突的适当办法，而不是进一步加深我们的分歧。就一个人的尊严实质而言，不论他或她的文化、教育或国籍如何，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普遍的道义价值准则。这些价值准则包括了地球上所有人实现和平、个人与社会的自由、发展权利和国际法的充分有效性的意愿和决心。

中美洲问题的和平解决不能再拖延了。这一人类的居住场所，这一希望大陆——我们最热烈的声援这一大陆——多年来深受自相残杀的斗争所造成的痛苦之害，而到目前为止也无法根除暴力。

也许应当展开新的外交行动，以便将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支援集团所做的富有成果的工作付诸实施，确保中美洲各国政府中的谈判构架可以真正迅速和适当地生效。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也是有效的解决办法，即采取一种有价值 and 公平的政治模式，以此实现停止敌对行动，在切实执行构成联合国及其区域分支机构美洲国家组织考虑出发点的原则基础之上促进谅解。在这一问题上，应当提一下在促进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中取得的结果所具有的相似性，我们对这些结果记忆犹新。

国际法的原则之一——也许是最重要和充分有效的原则之一，从很早开始就反对当时盛行的殖民主义政策，认为将主权扩展到当时刚刚开始形成本身的社会—历史特点的领土与人口是一种令人憎恶的作法。为此原因，我们反对任何产生于殖民主义思维方式的模式，这种思维方式依然存在，并继续践踏一些国家的尊严。

联合国大会曾多次谴责联合王国继续将殖民权力强加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作法，现在，我国再次表示支持阿根廷共和国对这一为英国占领的南部群岛领土的历史权利，表示支持恢复旨在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的谈判。

玻利维亚怀着同样的泛美意识，继续在运河问题上坚定支持巴拿马共和国，国际社会必须保证《托里霍斯—卡特条约》得到履行。

在其他一些地区存在着分歧，大会曾就此通过决议。我们应决心保证独立的原则，外国的干涉决不应践踏这一原则。我们指的是柬埔寨、塞浦路斯、黎巴嫩、纳米比亚和西撒哈拉的冲突。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在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朝鲜的统一。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联合国秘书长的努力，曾极大地干扰世界和平的波斯湾战争正在结束。这是联合国取得的一个历史性成就，以此坚定地证明了其为在和平受到破坏的地方管理、谈判和实现和平的最高和最值得信任的全球性机构。

我们也对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的进程表示欢迎，对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尊重表示欢迎。这也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就。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人类社会面目上的一个可怕的疮疤。继续实行这种种族隔离，而南非政府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触犯了世人的法律与道义良知。应当由于南非政府的行径而对其实施最强硬的制裁，因为其行径完全违反了人权的有效性及其得到的尊重方面的所有国际法。

近几个月来取得了成果，也就是说，控制了冲突，避免了新的冲突。联合国的活动已表明了其为一个伟大的中立和值得信任的参加者，帮助创造有助于对话和冲突解决的条件。现在存在着以爱、和解和诚意“创造和平”的充满希望的气氛。一种新的精神已经出现。这一精神将通过广泛的谈判渠道导致和平的实现。而这些谈判反过来，将为我们社会的经济与社会、政治与道德方面提供动力，消除对于暴力的需要和可能性。这些都是基于维护和平原则的机制。各国已经再次开始相信并信任联合国系统内的各个机构，这些机构的公正和中立是可以信赖的。

毫无疑问，发展并加强各国间友好睦邻关系这个项目最深刻地说明有必要建议并加强具有地理上联系及共同边界的各国间友好关系。在人类历史上，这一段时期是物质上和经济上的结合时期。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妥协并建立持久和平，人们乐于称道的一个例子就是欧洲和经济共同体。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我们正在做积极的努力以达到政治上重新融合和经济上实现一体化的目标。这是一条团结的道路，是对共同命运的追求。

面对这个项目，我们必须以完全明智而真诚的态度来确定问题的根源。这些根源有时候在不必要的冲突并未得到解决的时候使邻国间的友好关系不能够得到维持。冲突必须加以克服，这完全是因为人们在富有想象力的外交活动范围内，运用与世界所有地区所发生的变化相符合的创造力，对于和平与发展有了新的目标。

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实现其宗旨的能力。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项主动倡议应该得到我们的热烈支持，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还未能采取一个有效的制度来避免冲突并为各项争端提供解决办法。如果我们能继续诚心诚意地在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范围内，并且根据任何冲突都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适当的解决这一原则进行合作，那么解决办法是能够找到的。找到促进执行大会就和平解决争端所通过的决议的机制和程序是符合国际社会利益的。

为此秘书长的干预对促进当事方面的对话或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以使所有冲突得到满意的解决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已在实践中得到证明。

有关和平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这一项目玻利维亚特别感兴趣，因而我们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呼吁所有国家完全履行并遵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马尼拉宣言》。

我们再一次重申这一法律立场。这一立场对于这个世界组织的威望来讲具有巨大的道义重要性，因为联合国和地区组织的建立完全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目标通过政治家们真诚和坦率的优良作风，通过大会和安理会为和平解决争端而通过的各项决议，正逐渐地达到。

在这些普遍原则的范围内，并根据美洲地区政策，玻利维亚自从1979年以来，一直建议解决由于1879年武装入侵而造成的内陆地位的问题。世人皆知，我国在1825年获得独立时，有一条太平洋海岸线。该沿岸省份占地面积约有16万平方公里。我国从未接受过这种对海岸线的剥夺。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顽强地努力，通过直接谈判以图解决这一问题。从1979年以来，美洲国家组织参与这个问题，并在外交和政治上给我们以支持。

玻利维亚需要拥有控制通向太平洋大陆的主权，恢复其作为沿岸国家的原先地位。为此，我们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并使世界舆论对这个问题有真正的认识。在这些多边外交活动中，尤其是在美洲国家组织地区内部，达成了一些决议。这些决议一再呼吁争端的有关各方开始谈判以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不难想象，在强权是国家之间的最高法律时期，由于海洋遗产被剥夺，我国在政治、经济和道德上遭受莫大的破坏。幸运的是，那段时期早已过去。

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有着政治和外交基础。我们希望以此寻求纠正历史上的不公正。我们并不是要否定业已长期存在的双边协定的合法性，但是今天需要对它们进行增补，并根据当今的国际生活现实进行修改。仅仅提出以自由过境来替代归还被占领土，这个答复是不能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届玻利维亚政府一直在根据拉丁美洲国家兄弟关系这一基础寻求公正的解决办法。企图用以早已成为化石的、过时的历史条件为基础的诡辩性讲话和要求使这个问题模糊不清是做不到的。

玻利维亚遵守美洲国家组织所通过的决议，于1987年就这个冲突向智利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作为谈判的基础。两国间的那些直接谈判于当年的4月份在蒙得维的亚进行。很不幸，那项对双方都有利的理解基础原本为统一、和平和发展开阔前景，创造极大的可能性，但却遭受蛮横的拒绝。即便是那个国家的人民也感到惊讶。

尽管目前的智利政府继续推行侵略和野蛮政策，我国将继续其努力直至美洲国家组织所能为它提供的资源用尽为止，然后再将这一问题提交给联合国。

玻利维亚衷心希望国际间的团结和双边外交谈判中冷静和现实的切实作用将使我国有可能通过这一和平、统一和发展的政策收复其通往太平洋的领土。

我们深信，所有会员国都在全力进行对付贩运毒品的斗争。毒品贩运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这是由于从事这项非常赚钱的活动的罪犯态度很顽固。他们向国家机构采取行动和进行控制的能力发出挑战，因为他们能够运用相当数量的经济实力。这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我们必须予以铲除。其邪恶、残酷的性质毫无任何理智可言。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消除这种不人道行为的所有形式。国际社会决不能允许毒品贩运及其后果。

面对这个不可逃避的现实，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不结盟运动和国际社会首先提出了为永远消除这一祸根而奋斗的集体、共同负责的原则。这一原则已经得到所有国家的接受。

发展中国家一直被任意地称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生产国和输送国。同样，发达国家也一直被称为这些药品的消费国。但是，新的犯罪定义并没有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割开来。贩卖毒品的犯罪活动影响着每一个人。随之带来的是对经济的极大的不利影响和吸毒成瘾的灾难。

我们应注意到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真正实行了国际间的团结一致并与这一罪行进行斗争所采取的步骤。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宣布要实施一些经济援助项目来支持那些生产受影响的国家以便他们能够有效和这一问题作斗争。

尽管愿望良好，但是合作的程度仍然很低，并且没有包括对付这一问题现有计划的最低需要。

玻利维亚已经公布了一条有力的法令用于针对贩毒力量的不均衡的斗争：“关于古柯和管制物品的法令”。这是近几年中在积极反对毒品法律领域中最先进的法律之一。其特点是采取两方面相结合的作法，一方面采取严格的惩罚制度，另一方面采取有计划的其他发展方法来替代古柯植物的种植，其目的在于发展农业的其他替代物同时为那些受到因不再种植传统的或者过度的植物的农民给予有必要的经济刺激。

这一法律的积极方面已经明显地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可卡因膏遭到没收，许多为首的贩毒分子被逮捕，数以百计的可卡因工厂被摧毁。此外成千上万亩的可卡因植物被销毁。这是根据我们的国际承诺所作出的。但是，很明显，如果工业国家诸如美国等不有效地及时的作出它们已经承诺的经济援助，这些努力将会遭到破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决定性的贡献来彻底消除不正当地使用和非法的毒品贩卖，加倍努力而不施加任何压力或提出任何条件，因为我们要继续努力战斗直到最后胜利的決心以及日益明显的表现出来。

最后，我希望再次重申我们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目的不可动摇的承诺，我

们深信只要有所有的人的支持人类一定能够沿着已经有良好开端的道路不断向前走向最后的和平和正义。

愿上帝保佑世界和平。

达卢斯先生（佛得角）（以葡萄牙语发言；根据代表团提供的法文文本口译）：我们非常满意地欢迎卡普托先生当选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主席。我们深信他的专业经验和良好的政治和外交意识一定能够使我们的工作非常成功。通过他这一位庄严的人物，我们向今天的阿根廷转达我们人民的兄弟般的朋友的感情，在大西洋另一边的我国人民以新的同情和信心注视着拉丁美洲各族人民的民主进程。

对卡普托先生的前任，彼得·弗洛林先生，我们希望能对他在担任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时所作的杰出贡献表示感激和赞赏。

我还希望祝贺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所作出的令人值得赞扬的努力，秘书长努力寻找影响本组织作用的许多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法，特别是在解决地区争端，寻找和平解决方面作了有成效的外交努力。

一年又一年佛得角共和国参加了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并且陈述了有关整个人类的主要问题的立场。

从裁军到非殖民主义化，从国际和平安全到与沙漠化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的国家始终和大会的多数成员国意见一致和他们有着共同的关心和意见并且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今天，我们希望能对某些问题集中我们的精力，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在国际事务的当前历史阶段应该引起联合国的特别注意。在今天这个时期，世界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联合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际经济形势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非洲南部的和平进程中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

国际事务的许多方面正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在我们进入2000年时期，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人类是否能够把这些变化引向确保生命、和平、发展正义和进步得以持续的方向。

在经济方面，在经济领域最近几十年来的变化的特征是出现了一些发展的新极。这些变化的形式是强有力的能够导致世界经济制度的彻底变革并且能够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关系中的世界两极化的许多方面的现象。

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这一变化使世界许多地方的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世界经济关系的互相依赖越来越厉害，这是当今许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由于经济的需要。经济需要和新的技术发展要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对各个国家和制度的利益有相互的了解。

当前的事态发展要求世界多边论坛上的谈判结果必须考虑到新的现实，因为除了各国关系真正的民主化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到来之外，这些变化是无法沿着积极的演变前进的。

现在可以看到世界在经济领域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和同它平行的国际经济体制危机的恶化，给各个经济伙伴的行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样一种形式一方面导致了保护主义及其它类似的现象，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在北南和南南合作方面的新的试验。

在政治方面我们也正在看到一些重要的变化。两个最大的国家之间从新开始对话和更多地合作就是这些变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轴心。

苏联和美国的几次最高级会晤，以及消除两国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的缔结，对在国际关系中建立一种缓和的气氛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带来一种理性的因素，与干涉主义截然相反而且将有助于加强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这一原则。中导条约是裁军方面的一个重大步骤，我们相信在核领域也应该采取一些其他的重大步骤以便从地球表面上消除一场大浩劫的危险。我们深信美国和苏联都决心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也相信它们将能够力行克制，不将它们决定将地球灭掉的东西部置在空间。

认识到这一协定仅仅涉及现有核武库的极小一部分，但是对已经运转起来的动力及其背后的政治意愿充满信心，我们相信国际社会不应该被排除在这一动力之外。相反，国际社会应该鼓励两个大国加倍作出努力以便彻底消除核武器。

在地区一级，我们极感兴趣地注视着以和平方法解决争端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从阿富汗到柬埔寨，从南部非洲到海湾，在过去几个月里和平与谈判解决争端是最主要的信息。这一气氛为进步开辟了新的前景，国际社会对此不能不表示欢迎。

佛得角希望表示它对这些发展极感满意，作为一个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佛得角一直提倡举行对话，提倡基于互相尊重和各国主权平等之上的关系，提倡基于团结之上的合作。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谈判解决方法被抛弃一旁而且依靠武力，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输家。

我们肯定地希望这一趋势会普及所有那些冲突，多少年来，这些冲突吞噬了无数的生命留下大量废墟，并窒息人类的希望。我们鼓励和平谈判的各方继续它们的努力以达成和平和持久的解决方案。

然而，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令人鼓舞的发展和国际政治局势依然十分脆弱。在谋求解决区域性争端方面正在发生的变化需要一一巩固。我们希望今天的政治缓和将有助于巩固和平而和平也不会由于一些战术的和短期的关系而受到危害，这些关系有可能抵销在国际安全方面已经获得的成果。

同时，我们满意地和重新充满希望地看到，特别是在中美洲和南部非洲，正在进行着一种进程，这一进程日益组织完善，日益制度化，从而邻国和其它国家得以帮助消除依然存在的紧张局势的温床。

同一地区或同一大陆国家参与这一努力，表明存在着一些对各地遭受不稳定威胁的国家人民或长期冲突的受害者给予声援的新形式。它也表示对地区安全的一种新的全球认识和一样新的集体政治意愿，这对和平是极为有利的，它是国际社会正在下定决心解决冲突的一个明证。

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特别是那些对维护和平负有主要责任的成员，必须继续作出努力，争取谈判解决争端，尽其最大努力力行克制，不进行任何干涉，进行干涉可能有害于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或有可能危及秘书长为实现谈判解决争端所采取的主动行动。

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我们相信所有国家，所有政府和所有领导人都必须尽其职责以巩固和平、促进发展，从而为进步和用公正和社会正义解放各国人民开辟新的领域。

因而，在谋求解决全球问题方面多边主义就是极为重要的了。在今天正在发生变化的范围以内它是一个关键的工具，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和确定世界今后几十年的面貌。

在过去数年中佛得角一直是努力强调联合国重要性的国家之一，强调联合国作为一个机构在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上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世界上对各国都有影响的全球性问题必须由所有会员国予以讨论并通过集体的努力和行动予以解决。

我们深信联合国为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辩论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和适当的构架。我们也相信如果我们想过和平生活并且用和平的手段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除了联合国实际上别无其它选择。

正如我们所见，联合国所作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它从非殖民化到保护人权，从维持和平部队到经济发展援助。联合国或通过联合国对于建立一个更加和平、更加人道的世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联合国未来所仍然面临的任务是十分巨大的。想要成功地完成这些任务就需要在每一个阶段都重新考虑它的方法以及使这些方法适合国际关系中主要趋势的演变，联合国反映了也必须反映这些国际关系，它同时又是一个最好的工具。

我们相信联合国在实现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崇高目标的方面的成功一定要取决于它动员人类争取和平的能力以及使世界人民认识到需要克服障碍，解决贫穷、发展、文盲、解放人民、以及从各个方面捍卫人权这样一些问题。

在南部非洲正在出现的和平前景主要表现在争取和平的强烈愿望，它激励着长期饱受南非政权破坏稳定战略之害的国家和人民，它也是多年以来所进行的成熟的和坚决的外交努力的另一成果，特别突出的就是《卢萨卡和解协议》和《恩科马蒂协定》。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所一直表现出来的和平愿望，对此我国当然可以证明，是一个重要和决定性的因素，它使得人们有可能——不管外界强加的冲突逻辑如何——继续根据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联合国和不结盟国家的决议继续谋求通过谈判解决冲突。

因此，我们今天欢迎南非军事人员撤出安哥拉领土，南非总统庄严重申《恩科马蒂协定》的有效性和当前的重要性，以及比勒陀利亚保证从今年11月1日起开始贯彻联合国第435(1978)号决议，以便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南部非洲谈判进程一直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谨慎心理、联合国有关决议反复成为一纸空文的事实和对法制与国际公众舆论的不尊重，不应当导致我们过低地估计该区域目前外交成功的重要性和程度。

这些是联合国作为全球保证人的重要胜利。这些外交成功是国际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的成果，国际社会反复对南非政权施加压力，以促使它听取理智的呼声并认识到当今世界上的国际共存受制于某些不能破坏的规则。并且，我们也不能忽视国际关系中全面缓和气氛的有益的影响，大国之间更加密切的谅解和对相互依赖是当今世界一个首要因素的日益加深的认识使得全面缓和的气氛能够存在。

因此，南非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它可以要么履行它已经作出的承诺，从而恢复其在谈判中的信誉，要么决定再次违反这些承诺，从而使自己深深陷入孤立之中，这对一个本身矛盾已经达到严重程度的社会来说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认识到，由于其坚持剥夺大多数人民的基本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种族主义做法，并且由于其制定并贯彻一项敌视非洲邻国的政策，它已经把南非从其所属的非洲国家社会中排除出去。

通过民主种族共存、友好睦邻关系和在外交或军事上不干涉睦邻内政使自己恢复成为非洲国家，南非将能够以其经济和技术潜力充分参加发展非洲的伟大任务。

种族隔离仍然是对人类的挑战，首先是对非洲人的挑战。这种制度是一种畸形，必须被铲除。坚持这个剥夺非洲人的权利和他们管理自己的能力的政权使得与南非达成的任何协定都变得靠不住，并且对邻国构成了干涉与侵略的持续的威胁。

鉴于在南部非洲谈判进程中最近取得的成果，国际社会必须再接再厉，确保对南非人民斗争的更大的声援和加强国际压力，迫使比勒陀利亚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黑人领导人，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民主力量，并开始与黑人大多数的可信的代表进行会谈。和平的道路是理智的道路。因为这是唯一能够把该国从暴力和自我毁灭循环中拯救出来的道路。

通过同意贯彻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联合国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载的计划，南非获得了在联合国系统内开始恢复其地位的独特的机会。与联合国在公众监督这一进程中进行合作，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阻碍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的行动——整个国际社会都希望权力的移交将是和平和民主的——这将证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诚意，并可能对今后必然将举行的与南非黑人大多数的代表的内部会谈产生有益的影响。因此，纳米比亚独立进程可被看作是将影响国际社会，首先是非洲社会对南非未来态度的一个决定性的考验。

佛得角政府深信，我们正在接近南非人民和邻国的长期痛苦阶段的结束。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支持南部非洲人民把一个建立在对抗和歧视基础上的区域制度重新转变为一个合作与健康的种族一体化制度的艰巨的任务。

非殖化在现代史的史册中已经作为在联合国的赞助下成功地完成的一个崇高的任务留传下去。事实上，即使联合国没有任何其他功绩，联合国对把各国人民从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救出来，解放他们并提倡正义和自由的普遍思想所做的巨大的合法贡献充分证明创建联合国是正确的。

联合国国际活动的这个历史阶段现在已经过去，它面临着一个同样崇高和有意义的重大任务：为人权进行斗争。 当我们正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的时候，联合国必须把保护人权作为其经常议程上的一个根本性和优先的项目。

在过去四十年中，许多保护人权的法律文件已经通过。 其中，《世界人权宣言》无疑是保护、加强人的尊严及其基本权利和自由，确保尊重人身及其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现代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贯彻其规定、在国家政策中阐述其原则并贯彻其条款是所有国家必须牢记的历史性的必要任务。

为了提高普遍觉悟，特别是对保护和尊重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必要性的觉悟已经做了许多工作。 在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斗争范围内所取得的成果是这个进展中最具体的证据。 但在保护人权的各个领域中有许多事情要做。 实际上，第一种根本权利，生的权利，仍然在世界许多地区得不到充分的保护。 联合国必须不断关心对这项权利的普遍和毫不动摇的尊重。

在这方面，佛得角共和国对其决不把死刑引进其刑法的立场感到自豪。 我们这样做完全处于选择，认识到是社会造就了个人；我们正把赌注下在人及其克服缺点的能力之上。

在我国，我们也以国际形势对国内生活、对和平与和谐的气氛和对发展以及抗拒人类所面临的灾祸巨大任务的具体和实际的影响来估计国际形势。

去年，我们找出了不利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我们提出了我们相信能够有助于寻找集体解决方法的观点和建议。 一年之后，我们注意到，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或者只是做了很少的事情。 实际上，从那以来，发展的障碍已经增加，饥饿继续蹂躏一些国家的人民。

世界各地长期存在着这种形势与大会上一届会议召开以来国际政治气氛中出现的积极发展相抵触，并继续成为寻找满足各国人民的愿望的真正和持久办法方面对本组织的能力和国际社会的决心的挑战。我们认为，解决和平与国际安全方面的问题必然涉及到解决不发达、饥饿和贫困造成的问题。区域冲突的解决本身并不说明存在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气氛。不稳定以及对区域和普遍和平构成的威胁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公平的国际关系以及影响大多数人的贫困，并在于地球资源不平等的分配。齐心协力、共同努力，以协助第三世界国家找到解决他们自己，也是我们共同的问题的办法，这样作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情况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当工业化国家正在取得令人振奋的经济增长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再次承认，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几乎无法制止经济下降的趋势，结果几百万人继续处在无法忍受的贫困状况中。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每年对世界的不平衡状况付出生命带价，对于这种不平衡状况，这些人是无可指责的。

一些国家的繁荣与另一些的地区赤贫形成对照，对世界的良知提出了挑战。目前的形势对某些国家非常有利，对发展中国家却非常不利，今后不应当促进这种形势，即使是那些从中得到某些好处的国家也不应当这样作。为了使世界经济状况得到改善——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的事情，表现出共同的强有力的政治意愿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意愿应当建立在牺牲阻止国际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短期利益之上。非洲大陆继续出现最凄凉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并展现了最不稳定的前景。

1986年召开的专门审议非洲危机的经济形势的大会特别会议为达成团结一致提供了框架和机会，这本来会给人们重新带来非洲大陆经济复苏的希望。但是，两年以后对有关措施进行的估价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许多非洲国家作出了努力，国际上也执行了一些重要措施，但其成果甚微，远远不能令人感到鼓舞。

对《1986年——199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中期回顾结束后，人们看到要作的事情还很多。许多非洲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会的

要求，进行了结构调整，从而使自己面临着社会和政治动乱的严重危险。同时，资金流动的不足、贸易的继续恶化以及无法忍受的沉重债务等因素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其后果日益严重并相互影响，使非洲人民在寻求持久的有效解决办法时白白作出了巨大牺牲。

佛得角也未能幸免于影响非洲大陆最不发达国家的那些问题的困扰。虽然面临着许多困难，我国政府按照紧缩政策办事，努力限制外债，对一个穷国来说，外债是沉重的负担。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国际上，人们认为债务问题还没有重要到需要列入特别待遇计划的范围内。非常荒唐的是，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会由于采取了谨慎和紧缩经济政策而受到惩罚。我们要提醒大会的是，在佛得角制定的1986年—1989年第二个国民发展计划规定了佛得角的重要发展项目，没有国际社会的巨大支持，这些发展项目的实现将会受到破坏。为世界带来和平希望的东风也应当为世界经济秩序带来变化，这些变化将促进新的机构的建立，调动新的资源，以减少繁荣和贫困之间的差别，建立以道德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有效的帮助建立普遍和平。如果不平衡使大多数人站在进步的边缘和普遍幸福的外面，我们是无法设想一个和平与和谐的世界的。

我们诚挚的希望，两个大国之间关系出现的缓和以及目前存在的有利于和平解决冲突的积极气氛将预示着国际关系中合作与对话的新时代的到来。各国人民能够在地球上生活本身就是他们共同生存能力的赞歌。他们的历史，虽然充满着暴力、破坏和战争，但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继续进行伟大的创造工作，现在我们在国际社会中所走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道路。现在我们有条件把二十一世纪变成人人发展的世纪。这就是我们的人类后代所承担的义务，即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必要的措施，开创这一新的时代。这是我们共同生存的需要，也是我们崇高精神准则的需要。

主席：现在我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要提醒会员国，按照大会第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限于十分钟，第二次限于五分钟，各代表团应当从自己的座位上发言。

达萨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言发言）：我实在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玻利维亚代表团通过其外交部长的发言，认为有必要提醒大会今天下午注意有关我国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不得不对此作出答复。

我不打算向大会阐明事情发生的历史，也不打算对历史作出解释性的发言，但我要说明，真理不仅会在有人提出错误的事实时被歪曲，而且也会在有人提出半真半假的事实或掩盖事实真相时被歪曲。玻利维亚外交部长的发言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令人遗憾的是，他还对智利政府进行了指责，对此我要坚决拒绝。

我还要再次重申我们曾经说过的话：我国和玻利维亚之间的边界是在八十四年以前签定的一项和平条约中永久规定下来的。这项条约规定了边界，正如出席本届大会一些国家间所签订的许多条约那样。

因此，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条约为两国规定了责任和义务。根据该条约，我国承担了一直在承担的重要责任，玻利维亚也根据该条约行事。该条约不仅解决了签约时所存在的问题，而且为协调我国和玻利维亚之间的关系奠定了永久的基础。以这个文件为基础，我们在过去八十四年中，签署了许多不同的文件，补充和丰富了1904年条约。这些文件的范围包括自由过境，铁路经营，经济合作等。由此，玻利维亚从智利获得的优惠待遇远远超过该和约的规定。

因此，1904年条约成为一个永久的和平文件，一个可以改善两国之间关系的灵活的文件。该条约还消除了两国之间争端的任何隐患。因此，智利和玻利维亚之间没有丝毫的争端。如果认为正当行使一项国际条约所赋予的权利，以及智利人在属于自己的领土上进行艰苦的工作会引起什么争端的话，这是荒谬和不合逻辑的。从没有过这类争端。智利从未傲慢过；我们一直想寻求理解和良好愿望。

一国政府有权评价谈判，并且据此作出决定，这是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部分。除智利人民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对这一决定提出疑问。

根据对我们有约束力的该条约，智利现政府——我想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一直并将继续准备寻求一切可能的办法或手段，以改善自由过境，为我们两国的经济一体化作出巨大努力，并且朝着能使两国制定蓝图的现代有效的合作形式方向前进。

澳哈拉先生（玻利维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有人说智利和玻利维亚之间没有仍然需要解决的海事纠纷，这只是试图混淆国际舆论的遁词。目前，海事纠纷正处在美洲间国家组织的机构范围内。

请求以一切和平手段，通过谈判解决玻利维亚的海洋问题，以找出一个满意的方案，使我国在太平洋上获得主权，成为我国关于解决内陆国家问题的一贯政策的基础。而这一问题是在1979年对我国的武装侵略所造成的。

这一符合现代国际法的公正政策已经由玻利维亚外交部长今天下午在这个世界论坛上的发言中清楚地表明，以使世界舆论知道我们一直在为解决这个老争端作出努力。尽管已经开始的许多谈判失败了，我国政府仍然希望，智利将同意需要进行一次以美洲国家组织所通过的决议为基础的公开和坦诚的对话。必要的话我国政府将向这个世界机构发出呼吁，以使本组织也关切这个严重的问题。

在此场合，我们并不想对完全破坏玻利维亚海洋主权的1904年条约提出疑问。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谴责该条约过分苛刻，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该条约是以武力强加的。

毫无疑问，为了恢复平衡，我们需要美洲国家组织，也许在将来还需要联合国在这两个论坛的职权范围内就政治解决国际争端进行干预。我们认为，智利政府不应拒绝这些组织行使其职能，这是维护和平所不可或缺的。

我国政府敦促智利政府履行宪章中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对于1904年条约，我们并不寻求法律程序，但是，象我国这样由于武装侵略所造成的内陆国家状况必须得到修改，以便有可能发展两个拉丁美洲邻国之间和平、友好和睦邻关系。

主席：智利代表要求第二次临时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达萨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不能过分地延长这次辩论。我不想作主观的估计，而只想阐明事实，因为正如多次指出的那样，事实是中性的。

我国同玻利维亚在上一世纪进行了一场战争，这是显然的事实，然而在上一世纪，战争在我们的大陆上并不是什么反常的现象。在拉丁美洲这种现象是司空见惯的，发生过许多战争。结束玻利维亚和智利两国之间战争的《和平条约》并不是用武力强加于人的；它是在玻利维亚向智利政府提出建议，在敌对行动停止20年之后才签署的。该条约除了一劳永逸地确定了我国与玻利维亚之间的边界之外，还保证不再发生争端，并就智利而言，规定了严肃的义务和权利，智利现在的行动正是遵循该条约。

条约为玻利维亚提供了通过智利港口自由过境最广泛的权利。根据该条约，我国承担建造了一条铁路，把玻利维亚同非洲连接起来，该铁路建成后已移交玻利维亚使用，我国还承担了为建造玻利维亚铁路提供资金的责任。

这看来自相矛盾，然而玻利维亚与海洋并不相连，使玻利维亚与海洋相连的正是1904年的条约。我愿意在该条约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出于善意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使玻利维亚能更有效地利用海洋。

玻利维亚不是一个内陆国家，它享有世界上最有利的自由过境体系，不仅是智利，而且国际机构都承认这一事实。

我这里有亚非法律委员会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的一次会议上达成的协定，该协定谈到了内陆国家的问题。该协定指出，智利与玻利维亚之间的双边协定非常有意义，就因为这些协定对内陆国家提供了世界上最根本的自由过境权利。

1904年的条约一劳永逸地确定了我国与玻利维亚之间的边界，因此不存在争端。

玻利维亚的代表说，它决不是在任何方面反对1904年的条约。它当然不会，因为该条约使它的国家受益。条约确立了边界，通过该条约，玻利维亚人现在在智利人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发展起来、历来由智利人居住的智利领土上享有并行使权利，而玻利维亚人对这一领土的建设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

主席：玻利维亚代表要求第二次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奥哈拉先生（玻利维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很遗憾不得不说，智利代表在刚才的发言中说玻利维亚从来就没有海岸，使玻利维亚仍与海洋接触的是过境设施，这种说法是非常不严肃的。

智利代表一再提到1904年的《和平条约》。正象他也提到的那样，这一对我国非常不利的条约正是由于那一国家在1879年发动武装侵略而造成的结果。

玻利维亚代表团希望以邀请智利政府回到谈判桌上来、继续智利政府在1987年4月突然中断的谈判来结束这次讨论。根据美洲国家组织自1979年以来所通过的各项决议，谈判是必要的；这些决议敦促玻利维亚和智利两国进行谈判，争取达成一项公正和双方都能满意的解决办法。

下午6点15分散会